



春天，是蕴含希望的季节；春天，是充满生机的季节。如果一个人用心灵承载希望，迎接春天，那么他的生命中一定充满了爱。

朱迎春，名如其人。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们牡丹江市评剧团和他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邓小平在那个春天》。

应该说，朱老师饰演邓小平这一伟人形象，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这出戏是被省文化厅选做本年度排演的重点剧目。当我们剧团选定这出戏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饰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实在难找。也曾经选了几位，因种种原因，还是无法最后确定。眼看着剧组成立了，各部门到位了，其他演员的角色分配完了，导演陈力老师也来到了，可就是没有“邓小平”。也就是在这时，朱老师临危受命，从省京剧院来到了我们牡丹江市评剧团，而且这一来，就投入到了紧张忙碌的排练演出工作中；这一投入，就是抛家舍业，半年有余……

和朱老师在一起工作、相处，真可谓“如沐春风”。无论是排练演出，还是装车卸台，他都一样积极参加，和我们并肩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既然来到了这个集体，就不是客人，而和你们一样是主人，是牡丹江市评剧团的一份子。”无论您是艺术界的前辈，还是刚刚毕业的学员，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您的目光与他相遇，他必回送您一个谦和而真诚的微笑——热情而不眷恋，友善而又淡然。

谁都知道，朱迎春老师是我省著名的京剧演员，而这次却是让他这位唱了四十多年京剧的人来

演评剧，而且又是塑造邓小平的伟人形象，这其中的难度和难处是可以想像的。可偏偏我们的朱老师就是一个临危不乱、举重若轻的“大将”。虽说这些难度和难处都在他那里“橹橹灰飞烟灭”，而作为与他共同并肩作战的我们，最能理解朱老师为了能让邓小平这一形象成功地呈现在舞台上所付出的艰辛。就拿台词处理来说吧。邓小平四川人，按照导演的要求，演员的台词要以讲四川方言的方式来处理。这对站在舞台上说了四十年京剧韵白的朱老师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挑战。可朱迎春老师硬是一句话、一个字地反复推敲、暗下功夫，克服了种种困难，闯过了这一关。而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在一次试演中，他出场说出了第一句台词“诸位是何方来的神圣”时，台下观众不知道为什么有了一丝的哗然。当时谁也没有过多地理会这一微小的细节，可它却在朱老师心中激起了极大的波澜。演出结束后，他立即找到了导演陈力老师认真分析了观众哗然的原因，并做出决定：依照本剧的风格和人物的需要，台词重新确立定位。又是一段时间的思考，又是一段时间的寻找，到了下一次演出时，朱老师终于呈现给了观众一个新的台词形象——将四川方言和戏曲韵白依照本剧需要有机结合的台词形象。

他的努力不仅得到了观众和同行们的认可，也深深地折服了我们这些和他并肩战斗的同事们。

第一场戏中，有一段邓小平和女大学生欧阳梅兰的对话，是邓小平追述和回忆自己青年时期领导百色起义并激励年轻人要不辱使命、奋进强国的场景。无论是排练习还是演出，每当戏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朱老师的眼中都会泛起泪花，那神情让我们

每一位与他同台演出的人都为之感动，仿佛真的是和一代伟人共同追思和感悟心中的那份常人情怀。

《邓小平在那个春天》主要是描写了一代伟人邓小平退休后晚年的生活。而朱迎春老师的戏份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一六场戏，场场从头演到尾。朱老师每场演出都做到了全神贯注、全情投入，从没有过疲惫，从没有过倦怠。年逾半百的他仿佛生命深层总是潜藏着一种青春的神采。

从朱迎春老师的身上，我们也真正体会到了表演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内涵，一种对生活充满了领悟而不断超越自我的内涵。寻找这种内涵，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它属于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外面世界的喧嚣一下子远离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有什么能支撑我们的信念，除了热爱。

“《邓小平在那个春天》里，朱迎春的邓小平演得怎么样？”——相信凡是看过第二届我省新剧目调演的朋友们都已知道他和我们牡丹江市评剧团已经共同拥有了一次闪亮的登场！

“朱迎春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了半年多，感受如何？”“德艺双馨”——朱迎春老师当之无愧！

（作者单位：牡丹江市京剧院）

责任编辑 王庆斌

（上接 113 页）无法抵抗观众在剧场中产生情感，情感是戏剧生命所在，是戏剧家与观众交往的纽带与桥梁。

而舞蹈艺术审美功能恰恰饱含了戏剧里情感的外在形式，生动、具体地展现了戏剧需要外化的审美功能。因而，舞蹈艺术近些年来情不自禁地汇入了舞台艺术的形式和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导演把舞蹈艺术作为戏剧舞台上追求的一种时尚。

当然，我们要充分发挥话剧综合性的特殊魅力，真正地吸收其它艺术形式和内容，为话剧艺术的外延发挥作用，而不要弄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遮掩自身功力的不足，更不要用时尚的外表埋葬话剧艺术审美的走向。而是要真正搞清舞蹈艺术真正的语汇，然后为其艺术形式是否和我们创作的戏剧主体真正相互吻合，真正地做到丰富戏剧形式升华艺术审美。这样，舞蹈艺术在话剧舞台上才能鲜活地、至善至美地发挥它的魅力。

（作者系哈尔滨话剧院导演）

责任编辑 王庆斌

（上接 116 页）在于形象的美，就在于形象的内心美被可见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了。我们强调电影艺术的可见性，在很大意义上讲是指影片中人物形象的灵魂世界给予视觉表现来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灵魂的人物形象的视觉表现，也就没有电影艺术了。

我们要想把我们的思想传达给观众，必须给画面以灵魂，让画面来“说话”，因为画面在艺术上的魅力往往出人想像。一是通过动作。记得高尔基说过这样的话：“要使艺术作品具有令人信服的教育作用，就必须让主人公们尽可能地多做事、少说话。”意思也就是让人物形象多动作，没有动作人物形象也就没有心理活动了，那颗心就成为一潭死水了。相反，动作鲜明，人物的心理特征展示得也就越动人，性格越突出。

故事影片《归心似箭》中魏得胜给玉贞挑水的那场戏，通过动作展现两人之间的感情，颇有意境。魏得胜要打鬼子想回部队，临别前给心爱的玉贞挑上几担水——多质朴多深厚的感情。而玉贞呢，却舍不得这个心上人离别，这缕埋藏在心灵深爱的情丝，不是靠对话表白，而是通过动作——把魏得胜装满的一桶水泼掉，这一泼，正是相反相成的动作，形成整场戏的意境，渲染两个人物内心激荡着爱的波涛。手法是含蓄的，而艺术效果是非常强烈的。

以富有特征的行动展现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最有表现力，它的视觉性最生动，可以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无论是拍师生情、父子情，还是拍冰上的群燕飞舞，都要把自己的思想情趣灌注其中，表现情的细腻，表现景的气势和神韵。

在构思阶段，我们让落选的雷雷没有任何语言，而是一个人跑到江边，跑到他每天练习的地方，看着这块不知落了多少汗水和泪水的冰面，这时小雪及小虎队的伙伴都找来，他们说雷雷和小雪在他们心中是最好的，二人优美的舞姿是那样的和谐，这时大段音乐奏起，表现出在困难面前誓不低头，一点点、一步步、一圈圈，滑向未来，交代了人物关系，表现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感情。经过全剧组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呈现出来的画面含蓄、抒情、流畅，配上和谐的音乐，艺术感染力出人意料，达到我们所追求的情真意切、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儿童将是我们创作的根依和对象，精灵与价值，理想与终极。我坚信拥有理想的人是不会随波逐流的，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是幸福的。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

责任编辑 王庆斌